

摘月（赵淮安番外）

第一次见到扶月，是在皇寺祈福前夕。

圣上说他最近总为一件事发愁，希望我能替他分忧。

我应下这份差事，不承想，是照看一个小姑娘。

我有个亲妹妹，并不觉得此事很难，直到她几次三番地挑战我的忍耐力，试图激怒我，从而摆脱我对她的看顾，我才发现，这件事，似乎有些棘手。

我长她七岁，应当宽容，且该尽我所能教她明白事理。

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，皇寺那日，她病了，嚷嚷着要见我。

刚进屋，一个娇娇弱弱的小人儿，缩在床上，脸上挂着病态的苍白，本来咳嗽地直喘气，见我进来，突然压住了，故作高傲地叫我过去。

我跟个小姑娘计较什么，走过去后，她却伸出了白嫩嫩的脚丫。

我这辈子没想过娶妻，心中一惊，本想拂袖而去。

可她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，便突然不忍心了。

她是真能折腾，山寺寒凉，衣着单薄病如何好的了？

最后，干脆脱掉外衣往我怀里钻，女儿家的香气萦绕鼻息，身子热热的，不得已，我把自己的衣裳给了她。

扶月胆子大，抱着我，还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，我姑且当她年纪小，不知轻重。

入夜后，她睡着了，发了汗我才离开。

回去躺在床上，鼻息间还是她淡淡的香味，一时间竟毫无睡意。

小厮跟随我多年，早就察觉出我的不对劲儿，低声道：「大人，公主她.....面首成群，您可要务必小心啊。」

是啊，我总当她年纪小，却忽略了这件事，也许她本就不是真心的。

错了。

不该如此。

我叹了口气，沉沉睡去。

第二日，被一个宫女哭哭啼啼地拦住了去路，只听她说「公主.....轻薄.....」几个词，便心生燥意。

也没弄懂到底是谁轻薄了谁，当即禀明了圣上，领人过去。

葱郁的树林下，她缩成一团，身上沾满了血，神情凶恶，发丝凌乱，像只小老虎。

是别人欺负了她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勉强平稳了情绪，为她主持公道。

她似乎习以为常，挨骂也好，骂人也好，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

圣上的意思我明白，只要看着点，别出大事就好，可一个姑娘家，被人轻薄了，为何要忍？

我是按章办事之人，但事情总有回旋的余地，只要我想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非不可能，可是我不想。

不知道哪里惹恼了她，回城的路上，她对我百般刁难。

明明断过许多的案，面对诸多哭啼妇孺都没心软过的人，偏生对她上了心。

甚至因为公主府那群人，亲自上门。

没承想，一回就被她缠住了，圣上一向注重皇家声誉，若是叫春宫图的事流露出去，她只会面临更大的责罚。

那晚，小厮问我，「大人，这些春宫图要不要属下替您翻阅一遍，找找线索？」

听到这话时，我惊觉指尖已覆盖在画中人物的脸颊上，春宫图瞬间变得无比烫手，我道：「不必，我自己来就好。」

吐出一口浊气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久久无言。

还是不要让人看到了。

对她不好。

看到最后，乱，眼乱，心也乱。

我彻夜未眠，天明，就见她抱着枕头，迷迷糊糊跑进来，嘟囔道：「赵淮安，我冷。」

真是不巧，我一夜未睡，被褥都冷透了。

她自来熟一般，往被褥里一拱，接着冻得打了个寒颤，幽怨地看着我，「你怎么不睡啊？」

我合上图册，将它们深深地压进箱子里。

她脸颊红扑扑的，檀口微张，自进来后，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幽幽的香气，我突然变了脸色，脑海的画面不自觉浮现在眼前，与她的娇躯重合，我一定是疯了。

不顾她的呼唤，我毅然出了门，天刚放亮，便开始热了。

我来到井边，一桶水冲下去，才抚平了燥热。

也许该叫她回去了！

事情与我预想的偏离太多，我自小恪守公理，谨守礼节，怎么可能.....

她走以后，我原本以为一切都平静了，可夜夜入梦，便是不曾存在的旖旎。

恼怒之余，查封了兜售春宫图的作坊，揪出了幕后主使，几番审问，费尽了心思，才确认她的身子并未被他人看过，一切都是杜撰出来的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自请休沐几日。

不承想，她追到家里来，我命里该有一劫，那个劫数叫罗扶月。

那日的气氛有些尴尬，面对女子，我总是不善言辞，可她铁了心，要跟我耗到傍晚，即便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没话找话。

临了要离开的时候，她停在门口，回头望了我一眼，就是这一眼，像锋利的斧子破开了冰层，她软软的眼神，看得我心头一跳，冲动的話脱口而出，再无收回的可能。

两个人默默地走在长街上，刚下过雨，青石板有些湿滑。

我知道那日是七夕节，知道理当避嫌，可双脚就是不听使唤，送她回家的路长了一段又一段，离开很远，便索性不回去了，放任自己跟着扶月的脚步，扎进人群。

明亮的灯笼驱散了心中的阴霾，扶月的脸很白，泛着晶莹的光芒，因为开心变得格外娇嫩。

如果这七夕节真应了景，该有多好？

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回过神，正揽着她，扶月缩在我怀里，小小一团，笑盈盈的。

她说，她要嫁给陈钰了。

明明做好了准备，她向我讨要贺礼的时候，心里无名腾起一股怒火，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却无从说起。

什么都荒唐，什么都好笑。

她凑过来吻住我，唇瓣软软的，湿湿的，泪水还没干，生涩又小心翼翼。

我脑中一空，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突然找到了突破口，发了狠般压住她，强迫她，汲取她凌乱的娇吟和喘息，吞入喉间。

算了，她想要我，做个面首又如何？

心中枯败，万念俱灰。

是我自甘堕落。

可是，她说，想嫁给我。

「嫁」这个词，我第一次觉得说出来宛若天籁。

我想问她府中的面首怎么办，话到嘴边又咽下，我这辈子寻根究底，第一次在一件事上，得过且过。

请旨赐婚这种事，自然该我做。

可是圣上不知何故，一连数日对我避而不见，面对政敌的冷嘲热讽，我依旧日日堵在御书房前，那日正好遇见她进宫。

古人常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诚不欺我。

她圆润了一些，眸子里带了光彩，秋日寒凉，她总算听话，在单薄的衣裳外面，罩了一条雪白的狐领。

我出于习惯，叮嘱她多穿一些，她如同惊弓之鸟，恨不得即刻远离。

他们吓到她了，我挡在扶月身前，既想让他们知道，她是我的，可世俗的眼光会将她埋进流言蜚语里，所以我说，是我喜欢她，后一句我没有说出来——我即将娶她为妻。

万万没想到，再见，是在御书房里，隔着一道屏风，我听见了她娇弱的哀啼。

我曾救圣上于水火，挟恩图报并非不能，可也只有一次机会。

赐婚之事迫在眉睫，宋大人几次三番在圣上面前提起此事，宋家势大，圣上有意拉拢，我并不打算将恩情用在劝说圣上收回成命上面。

毕竟，推掉宋家，和求娶扶月是两码事。

我狠了狠心，听见她被人拽出去的动静，攥紧了拳头。

她被关起来了，我日思夜想，求而不得，竟然小病了一场。

宫宴上，再次见到她，绷了很久的弦骤然松弛。

她还好，看谁都是那副桀骜不驯的模样，没有瘦，但也没胖，趁别人不注意，一口一个桃花酥，前五个都是五个瓣的，最后一颗是六个瓣儿，最后吃空了，喝了口果酒，没有说话。

我看见她眼眶红了。

多想把面前那盘她最喜欢的桃花酥端给她啊，以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点心总也不够吃，怎么做回了公主，还是不够吃。

怎么傻成这样。

她离席早，久去不回。

我心里空唠唠的，酒酣耳热，心中压了太多的事，只想早早回去处理干净。

赶早不赶晚，万一她不肯等我了，可怎么办呢？

心里的一团火越烧越旺，幽长宫道，天寒地坼的，那团火不减反增。

我靠在墙上，吐出一口浊气，闭上眼。

真是要命，怎么脑子里全是她。

眉眼弯弯，肌肤赛雪，柳腰花态，全是扶月。

她喊了我一声，我难以置信地寻声看去，以为自己花了眼。

她像个小雀一样飞扑过来，温热香甜的气息让我瞬间星火燎原般，情动难抑。

我明白自己怎么回事了，推开她，叫她回去。

我忘了她是个烈性子，嚷嚷着要去找陈钰。

我也是个男人啊，我晓得嫉妒，只听她嘴里喊一声陈钰便理智全无。

我罪该万死，从未将她的话放在心上。

她生涩又惊惧，哭着喊从没骗过我，我才知道，我真的是第一个碰过她的人。

我不断地亲吻她，让她等我，她胡乱地应着，意识颠倒又模糊，泪水涟涟，最后哭着睡着了。

多久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，抱着扶月，像一个久病之人骤然找到了温床，躺下去，不省人事。

她跑了，跑得干脆。

我生平第一次尝到患有心疾的滋味，顾不得气恼，我赶着去跟宋家交涉。

过程比我预想的困难，先礼后兵，宋家不答应，宋小姐更是铁了心堵在门前等了三天三夜，我耗得起，可是扶月耗不起。

就在宋大人即将松口之际，扶月身边的人来了，让我娶了她。

我知道再也拖不下去了，请了宋小姐进府，剃刀就摆在桌子上，若她不答应放过我，便剃度出家。

宋小姐气得脸色发白，「我不比她好？」

「两情相悦可抵万金。」

「你怎么知道日后不会与我琴瑟和鸣！」

「赵某在此立誓，他日若移情别恋，愿自毁双目，遁入空门。」

她说从没见过我这样的疯子。

我红了眼，「她在等着我，我不能负她。」

扶月是个嘴硬心软的，我急急忙忙去陈府接她，她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刺猬，浑身张开了刺。

我隐约有个猜想，想亲口问问她。

我们是不是有孩子了？

我们一定有孩子了。

她不能留在这儿了，不能让她一个人待着，瞒着别人，瞒着我，她还有什么不敢的？

我们只差一步了。

扶月的身子很轻，手牵起来很凉，那一刻我的心被占得满满的，仿佛握住了后半辈子。

我用圣上欠我的恩情换来了和扶月的长相厮守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。她从宫里出来的那一刻，眼睛灿若晨星，似乎不敢相信，上一刻还是陈钰的夫人，下一刻，怎么就变成了我的夫人。

她盯着我直愣神，一遍遍念叨。

最后我吻住了她的嘴巴，郑重其事地警告她，「不许提陈钰。」

京城的人都不看好我和扶月这门亲事，一个二娶，一个二嫁，怎能长久？

她在此事上出奇地小心谨慎，怕极了流言蜚语，日日缠着我说要低调行事，可低调行事就对不起她受的这些委屈了。

我是她的夫君，理应替她扛着一切。

陈钰娶她夫人的时候，轰动了整个京城。

隔了几天，我娶她的时候，也是一样的排场。

没什么不好说的，全天下，又不是只有陈钰一人会宠夫人。

我赵淮安略有薄产，养扶月一个还是足够的。

她总嫌我送的首饰太多，怎么会多呢，明明她戴哪个都好看。

后来，大理寺清库，许多陈年旧物被清理出来，她在里面找到了一本春宫图，追着问我。

还问我为何要偷着学艺。

我哪里是偷着学，记性太好，当时翻过一次，受用终生。

最后我逼着她丢进火盆里，才勉强打消她的好奇心。

我和扶月成婚七年，儿女双全，当初那个说她不能生育的御医早已病逝，真相如何所有人都不知，突然某一日家门前来一云游道士，对着我道：「若无当日之功，何来今日之果？」

那一刻，豁然开朗。

扶月好奇地探出头来，「谁啊？」

道士早已走远。

我摇摇头，「夫人，若你当年并未诊出恶疾，我们.....」

「哪还有我们啊，」她笑嘻嘻道，「就冲我一府的面首，早当上祖奶奶了！」

我知道她在逗我，一弯腰，将她拦腰抱起，往小卧走。

扶月咯咯笑着，也不推拒，乖巧地趴在我颈窝里，念叨，「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，我没有恶疾，就皇兄那个性子，早把我嫁

出去了。」

她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，小声道：「这样的话，淮安哥哥就没有媳妇啦！」

我将她放在小榻上，落下床帷，「明日，带你去祭拜个人吧。」

「谁啊？」

「老御医。」

「为什么——」

为我而立之年，娇妻在怀，儿女成双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